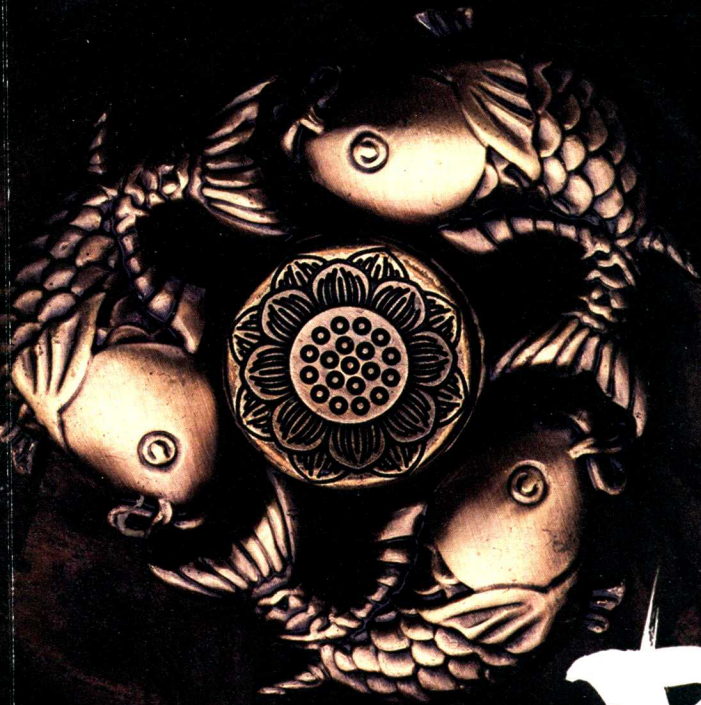


许海涛

著



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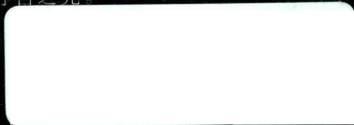
那些埋藏民间的古董传奇

Legendary Stories of Those
Antique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匠人们在故宫里修文物，跑家们在市井乡间寻珍宝

时间的斑驳、流传的艰辛、得到的偶然和必然统统凝聚在一件老物上，焕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夺目之光。

家



当代世界出版社
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

许海涛
著

跑

那些埋藏民间的古董传奇

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跑家：那些埋藏民间的古董传奇 / 许海涛著. —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090-1440-0

I. ①跑…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0052号

书 名：跑家：那些埋藏民间的古董传奇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4号（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010）83908456

发行电话：（010）83908409

（010）83908455

（010）83908377

（010）83908423（邮购）

（010）83908410（传真）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6

字 数：261千字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090-1440-0

定 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寻

(自序)

找

一直觉得心里头欠着点、缺着点什么，不那么畅意、熨帖，不那么浑实、润活；而且，随着经见的日头和风雨愈来愈厚密，这种“欠着点、缺着点”的感觉也愈来愈厚密。夜半，没缘由地猛醒之际，几杯酒醺醺然，独自踏着枯叶风中行走之际，这种感觉像生了翅膀，飞舞在面前。我想抓住，却了无踪影，只抓住了迷茫的叹息。

我得去寻找。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我像一只麻雀，在乡村漫无目的，又似乎怀揣着所谓的目的不停地飞翔。这家屋檐生了苔藓的青瓦、那家尘灰满面的中堂、这家浸满了油脂和茶垢的炕桌、那家雕镂美丽花纹的房梁、这家丢弃后院硕大的青石条、那家黄土夯筑的院墙……都留下了我翩翩飞翔的记忆。当然，我很幸运，在一座座村庄——这些村庄已经足够衰老，生命用分秒来计算，城市强大的侵略催促他们死亡——活着的最后时刻，结识了很多朋友。

之所以结识这些朋友，是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也在寻找，寻找“欠着点、缺着点”的什么。他们骑摩托车，驾驶三轮“蹦蹦车”，好一点的，有一辆遮风挡雨的“面包车”，搜寻半径百十多公里。他们进入村庄，扯开喇叭：“旧桌子、老板凳、袁大头、老麻钱、旱烟锅锅、玉石嘴嘴、旧书旧画儿、老猪槽、老马槽、老窗子、老门扇……啥都要噉！收老货喽噉……”



这样的召唤在乡村总能找到呼应。人群聚拢过来，我的朋友们掏出廉价的香烟，先向年长的老者敬上一支，再向每个人笑脸致意，散发一圈。谁知今天会有怎样一件让人心旌荡漾的物件出现呢？谁知这些看似寒窘的乡人先祖姓名谁？所谓伟大、著名、知名、有名的人物，哪一个不是从乡村走出去的呢？

古老的村庄像星辰，因为迷雾和阴云，看不见它的璀璨。或许还因为时间太残酷，记忆被一刀一刀割成了碎屑。但世事往往奇妙，冥冥之中自有神灵安排，尘封的过往会因某个物件的出现而光明、清晰，让混沌的后人看见先人的足迹、风采，乃至隐秘。

这也是我这些朋友们最幸福的时刻，也是其风雨无阻整日不辍在乡村搜寻的原因。即使一两个月毫无收获，也丝毫不影响他们搜寻的热乎劲儿。他们有一个共同“毛病”，或者说“爱好”，就是一次一次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那些“光辉经历”：如何透过老旧、脏污的外表，用锐利的“一双慧眼”刹那间复原这些老物件的本来面目；怎样按捺住狂跳的心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讨价还价；怎样平心静气盘磨出光彩，证明自己有“一双慧眼”；怎样与城市来的“客”斗智斗勇，博得好价钱；怎样追悔莫及，捶胸顿足，没看透这些老物件，开价太低了……经过他们的“一双慧眼”，多少物件陈列在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多少物件摆设在大大小的“古镇古村落”里、多少物件成为大大小小富豪豪迈的炫耀的资本、多少物件成为玩家们天天盘磨的最爱……这些物件绝大多数是民间“特产”，别有一种气韵和气质，套用眼下的热词，就是“特别接地气”。

我们的这些朋友们让沦落的“破烂儿”走出沉沦的乡村，换了主人，放射光彩。他们却被冠以“跑一线的”“铲地皮的”“日弄人的”“没正事闲混的”名头。好听些，他们被称为“跑家”、“一线跑家”。他们搜寻物件，似乎只为了赢得变卖的差价，为了蝇头小利出卖了不该出卖的东西。一位年长的“一线跑家”朋友说：

“不是我买的本事大，是主儿家要卖啊！谁让他守不住先人的遗存呢？”

“我也要活命么，只要经见了，过手了，心里就舒坦，一辈子能活在寻货的路上，那就美得很了！”

“从我手上接货的人，其实也活在寻找的路上。不给他，他心里也不得成，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我问：“寻找什么呢？”

他答：“还不是先人留下的那些念想，还不就是你们嘴里天天念叨的乡愁么！”

有那么几年时间，我像跟在老师屁股后头听话的小学生，谦恭地，甚至带着崇拜的意味跟着这些朋友们，敲西家门，进东家屋，把李家批麻批灰黑又亮的大漆供案拉回家，把段家沉重无比的牌坊残件吊上车，吃罢王家嫂子抡圆胳膊烹饪的搅团，顺便捎上他们祖上石印的诗集，喝了周家老叔祖传手艺酿造的苞谷酒，切莫忘记他家那方细腻滑润的端溪老坑砚台……由此，我也结识了很多像我一样，从楼宇森林跑出来的人。他们各怀梦想，有的想搜寻出一座博物馆；有的想装饰自己呆板的樊笼，生些古雅厚重的气息；有的只是爱，与生俱来的爱，没有一丝功利……从我那些跑一线的朋友一直往上，生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和无限的链条，谁也不知道网络的尽头在哪里，链条的顶端在哪里，只知道，数不清各怀梦想的人在这张网络的一定区域、一定高度活跃着，每天因此而繁衍出很多故事。

我的梦想和愿望就是把这些故事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定格那些精彩动人的瞬间，尽管这些瞬间跟“宏大”叙事比较起来，那么渺小，而且微不足道。就像我那位年长的一线朋友说的，我在记录乡愁。是的，是乡愁，但又不仅仅是乡愁，更有先人通过一对柱础、一件佩玉、一函古书、一根银簪告诉我们时间的斑驳、流传的艰辛、得到的偶然和必然……

大约，这就是我寻找“欠着点、缺着点”的什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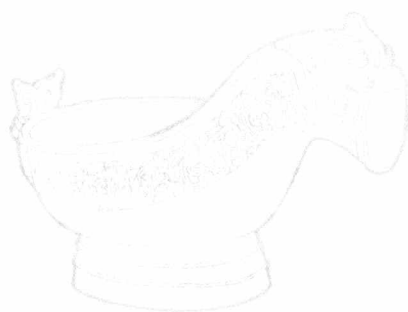
是这样吗？

此刻，我心里头还觉得欠着点、缺着点什么，不那么畅意、熨帖，不那么浑实、润活。昨晚，与那位年长的“一线跑家”朋友通电话，他悲哀地说：“咋啥啥儿都寻不下了，跑了三五天，还是光蛋蛋儿，只到手了半块云纹秦当，把人急得想哭……”

目
录



- | | | | | | | | | | | | | |
|-----|-----|-----|-----|------|-------|------|----------|------|------|------|------|-----|
| 060 | 054 | 050 | 045 | 041 | 037 | 028 | 020 | 017 | 013 | 010 | 005 | 001 |
| 五尊佛 | 望天犴 | 石函 | 礼佛图 | 金刚经石 | 捣练图 | 四面佛龕 | 北魏小公主墓志铭 | 犍陀罗 | 永受嘉福 | 铁半两 | 玉凤凰 | 玉祖 |
| 130 | 125 | 119 | 111 | 104 | 098 | 094 | 090 | 084 | 080 | 074 | 069 | 064 |
| 石画 | 面条柜 | 老树根 | 画案 | 小案子 | 董其昌手札 | 六如砚 | 上官婉儿墓志铭 | 三彩鸳鸯 | 缙丝凤鸟 | 咸通元宝 | 紫金鱼袋 | 心经石 |



c o n t e n t s

192	189	186	181	176	172	169	164	160	149	143	140	135
青花罐	品残斋	念佛是谁	对点儿	路遥手稿	卖妻契	八棱瓶	紫砂挂釉	吴记中堂狮	翘鼓门墩	贾员外门墩狮	艾叶绿	小碗
243	240	237	232	228	224	217	214	211	208	205	201	197
凯子	清风子	无铃印字画	方瞎子	三爷	梁老师	破烂王	老杜	团圆	小健的书房	五哥的园子	老四	老宋的木箱



玉 祖

今天的目的地是蓝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领路的老奚说：

“还是王维的辋川呢！”

“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王维的辋川大着呢！有孟城坳、文杏馆、斤竹岭、鹿砦、椒园等二十个好去处，咱要去的是哪一个？”

老奚不答话，车行如飞，说话间驶离绕城高速，进入福银高速，越过了灞陵、华胥、白鹿原和蓝田县城，再往南，穿过蓝关，就进入茫茫秦岭了。

我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如果活着，肯定不是这样的诗句了，该是‘云横秦岭家何在？车越蓝关飞眼前’。”

老奚瞥我，说：“酸不酸？今天的任务是寻宝，不是吟诗。”

我哈哈大笑，说：“诗也是宝，无价之宝，再多的钱买不来啊！”

“最怕听无价之宝。蓝田猿人头盖骨是无价之宝，传国玉玺是无价之宝，王维的《辋川图》是无价之宝，你能得到吗？”

“你的意思是？”

“无价之宝跟咱平头百姓没啥关系，咱只想要耍得起的玩意儿，不贪心得什么国宝。”

“与其高攀不上，不如实事求是；与其好高骛远，不如脚踏实地。”

“这就对了！咱去的辋川上官村，一线跑家老汪，脚踏实地，东西地道。”

老汪五十出头，身材高挑，面皮白净，一脸笑意。他家白墙黑瓦的老房前头，搭建了一间彩钢房，走进去，亮眼了——一排一排木头货架，堆满老货，瓷器一排，铜铁一排，瓦器一排，古籍一排，杂项一排；地上，见缝插针，堆着柱础门墩木椅供案之类。房里弥散着沉郁沧桑的老旧气息。

老奚说：“这儿没有无价之宝，咱都买得起、搬得走。”

老汪谦和地笑，说：“山里粗货，就是个老！随意看，可心了价好说。”

瓷器以黑瓷为多，年份多在晚清民国，酒坛子、调料罐、筷子篓；有几只光绪青花鱼纹盘，算是精品了。铜器以水烟锅子和老墨盒居多。铁器杂，铡刀、药碾子、铁盒，有枚权，嘉靖九年西安府官造，不错。瓦器是瓦缸、瓦盆、瓦当之类。古籍多为医书和“四书五经”。杂项就热闹了，银锁、石狮子、蓝田玉枕头、老筐篮、刺绣裹肚、牛角梳子、木刻佛像……我看中了一对石鼓，拨浪鼓大小，小巧古拙，包浆厚腻。

我问老奚：“古人把石鼓雕琢得这么可爱，做什么用？”

老奚抓过石鼓，盘玩一番，说：“书案上压纸的，纸镇吧！”

老汪说：“不是的。这是大户人家的窗台石，木窗打开以后，挡住窗扇，流通空气呢！”

老奚挥手说：“岂有此理！风大了，窗扇呼啦啦，石鼓掉地上咋办？”

老汪谦和地笑，说：“我从山阳收来的，跑了两百多里呢！货主老汉说他年轻时候给财东家扛活，亲眼见的。新中国成立后，分了财东家，他分得一套格子门。这两个石鼓是他顺走的。”

老汪指着靠墙的格子门，是楠木的，上刻万字格，下浅浮雕夔龙，雕工精到。

我说：“不管它是窗台石，还是纸镇，老汪，我要了，请开价吧！”

老汪说：“大户人家的东西，来价高。你头一回来，我只加辛苦钱，两千元怎么样？”

老奚瞪老汪，说：“老汪，这么不给面子？锤头大两块青石，雕了两排乳钉，咋要这么大的价？这是我的好朋友，价钱一步到位，以后常来常往呢！”

老汪还是谦和地笑，说：“老奚，你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心里有数的。生人，我开四千元呢！这个价已经一步到位，再少就兜不住底儿了。”

我望望老奚，看看老汪，说：“老奚，老汪从山阳收来的，几百里路呢！”

不容易，你别难为人。”

老奚要说话，老汪抢先说：“这话我受活，真理解跑一线的！这样吧，两千元不打动，我另外敬送这位朋友一件东西，怎么样？”

老奚脸色霸蛮，说：“送不值钱的破烂儿，不如不送呢！”

老汪谦和地笑，说：“让你的好朋友自己挑，只要我承受得起，一定敬送。”

说话间，老汪的眼色和手势引导我看地上的柱础门墩。我扫视一遍，没有可意的，正要扭头，瞥见两门墩后有个圆柱东西，脏乎乎、油腻腻的，像烟熏火燎过。我搬开门墩，圆柱呈现眼前——哦，男人的家伙啊！粗犷挺拔，壮实威猛，太像了！两尺长，比胳膊粗，比小腿细，要说与裤裆里真家伙的区别，只欠包皮那一圈儿。老奚怪模怪样地笑，老汪还是谦和地笑。

我说：“好玩儿！老汪，送这个，怎么样？”

老汪爽快地说：“没问题！你咋喜欢这妖怪鸟儿？在家里怎摆呀？”

老奚看中了那四扇格子门，老汪要价五千元，死活搞不下来价，最后也以“送”了局，送了一只黑瓷酒樽，晚清的。

老奚说：“老汪啊老汪，你的价比那石头鸟儿还硬！”

三人哈哈大笑。

装了货，离开老汪家，老奚说：“现在三点多，要不要抓紧时间，去王维别业溜一圈？”

“不去！赶快寻一处有水的地方，我要洗洗那宝贝，快！”

老奚刹住面包车，问：“那鸟儿有名堂？”

“还不知道，赶快找见有水的地方，洗洗就知道了。”

老奚起步加油，车子冲了出去，说：“找有水的地方容易，辋川么，流水交织如网。”

几分钟后，车子在一峪口停下。峪涧流水哗哗，清澈见底。我抱了宝贝，下到涧畔，将其浸泡在水中，回头朝老奚喊：“毛刷，毛巾，洗洁精，手电……”

我和老奚轮番上阵，用刷子、洗洁精、毛巾，折腾了半个钟头，终于把那玩意表面黑乎乎、油腻腻的污垢清理干净。清亮的水里，那玩意呈草绿色；从水中捞出，强光手电照射，局部透光。回到车上，擦干了，晾一晾，草绿变作了灰绿色。

老奚问：“是蓝田玉吗？”



“无疑！”

“啥年代的？”

“蓝田玉开发利用得很早。新石器时代，蓝田人就开始佩戴打制的蓝田玉。战国时期著名的和氏璧就是蓝田玉原石。秦始皇传国玉玺也是用蓝田玉制成的。这鸟儿，我看在春秋之前，甚至更早，有可能是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时期的。”

“这玩意儿应该有个名字吧，叫什么？”

“玉祖！是生殖崇拜的灵圣之物。原始先祖尤其赞美生殖能力，对繁衍生息充满了敬畏和渴望，把生殖器当作神灵崇拜。这类器物各个时期都有，各种材质都有。石质的就叫石祖，玉质的就叫玉祖。石质的个头大，玉质的个头小，可手上把玩。年代越久远，越是粗犷；年代越近，越是精细。像这么大个头，蓝田玉质，造型如此夸张威猛、粗犷浑朴，罕见啊！有可能是无价之宝呢！”

“又来了，无价之宝！如果真是无价之宝，老汪这个精灵人，会送给咱？”

“如果老汪知道是蓝田玉，肯定不会送给咱了。脏乎乎、油腻腻的，又粗犷，老汪根本没往蓝田玉上想，以为只是一块妖怪石头呢！我本想问老汪从哪里得来的，硬忍住了。”

“为啥？”

“蓝田是个不得了的地方，不仅有蓝田猿人遗址，还是华胥故里。华胥是上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杰出的部落女首领，传说她人首蛇身，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和母体，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从华胥开始，母系氏族逐步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女阴崇拜向男根崇拜过渡，男根崇拜愈来愈强盛，尤其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我怕话多，点醒了他。”

“肚里转了这么多弯弯绕啊！当时，你咋判断它是蓝田玉的？”

“瞎蒙呗！到蓝田了，就想得到蓝田玉。见它气象不凡，就往蓝田玉上靠呗！反正是送，又不折损什么。”

“太贼了！我纳闷呢，要这个妖怪鸟儿干什么？会是无价之宝？”

“哈哈，如果是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时期的，那就真是国宝了。是不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的，我说了不算，得找权威专家鉴定呢！”

“还在这儿啰唆什么，赶快回西安找专家呀！如果是国宝，算我一份啊！”



玉凤凰

寿星老汉王祖德活过九十八岁，驾鹤西游，喜丧啊！钓台村男女老少都来送老人家最后一程，也沾沾老人家的喜气。

打墓安排了六位精壮劳力，领头儿的是王念龙，王祖德老汉的本家，孙子辈儿的。打墓，有讲究的。墓坑挖到九尺，凿黑堂。黑堂深浅高低须掐尺等寸，墓底须平整绵软，墓壁须凿铲修饰精细，棺木落下，一推即入。挖墓坑、凿黑堂大样，这是出蛮力的活儿，王念龙不插手。待到定尺寸、修整黑堂，这些细活，王念龙才跳入墓坑，钻进黑堂，亲自下手。下手干了一小会儿，“咔嚓”一声，小镢头碰到了硬物。身后往外出土的强生问：“叔，碰着啥了？”

王念龙闷声说：“里头黑，出来看。”

退出黑堂，十二只眼睛盯在王念龙手上——墓坑上头的四个听见响动，趴在墓坑边沿往下看——六个人齐喊一声：“玉！”缓口气，又齐喊一声：“凤凰！”

王念龙手上站了一只玉凤凰，振翅欲飞。墓坑内、墓坑外的空气凝滞了，隔了半晌，不知谁喊：“还有啥？”

王念龙这才灵醒过来，回身钻进黑堂。刨了半晌，把黑堂刨挖得豁豁牙牙，啥啥儿没有！打了手电看，一色的黄土，没一点儿杂色。这么说，玉凤凰是埋在黄土里的，不是老墓坑的。上到地面，六个人围拢一处，传看了一遍玉



凤凰，啧啧惊叹：

“凤凰的眼，定睛瞅我呢！”

“凤凰翅膀扇得多大啊！”

“摸在手上，渗凉呢！心里头麻酥酥的！”

王念龙说：“强生，你跑回村把永庆叫来，让他看看这到底是个啥！”

永庆来了，掂掂玉凤凰，倒吸一口凉气，说：“念龙，咋刨出个这么争怂二杆子的硬货！”

看了半晌，永庆说：“最晚在汉，甚至更早！早到啥时候，我说不准。这么好的玉，肯定是皇家档次！钱么，当然值钱了，值大钱呢！具体值多少，看谁掏钱了。”

强生问：“看谁掏钱是啥意思？”

永庆说：“村里人，一万元都舍不得，玉凤凰再好，不能吃不能喝啊；我这样的小跑家，五万元一堵墙，不是不想多掏，兜兜儿只有这么多钱；西安的大耍家，一百万、三百万不算啥；北京、上海、香港的大藏家，五百万、一千万还是它！”

“一千万！”

六个人都惊呼起来。

永庆说：“我打比方呢！玉凤凰的年份断不准，价钱就估不准；古董老货，耍的就是年份，年份越老越值钱。”

念龙说：“永庆哥，你走乡过县跑古董呢！咋断不准年份？”

“这么好的货色，我头一回见呢！跑乡里，挨村挨户见到的都是家传的普货。这是在咱人面前，实话实说。要是一线碰上了这个玉凤凰，年份还不是凭我说？”

念龙嘿嘿笑了，说：“谁能断年代？”

永庆说：“我叫一个行家来！”

永庆到村小卖部打了电话。半小时后，行家开小车来了，见了玉凤凰，眼睛发直，掏出薄手套戴上，捧在手上，说：“不能用汗手掇，掇得时间长了，就掇掉了生坑气儿；生坑货一定要生，掇熟不值钱。”

细细看了一程，行家瞅永庆，说：“一万块，我要了！”

永庆指了指念龙，又指了指墓坑说：“不是我的货。是他几个从黑堂刨出来的。”

行家面向念龙，说：“一万块，立马现钱！”

念龙说：“一人一万块，还是满共一万块？”

行家愣了，说：“玉凤凰一万块，咋能是一人一万块？”

念龙说：“玉凤凰是啥年份的？你说说，我看你是不是真行家。”

“你拿钱就是了，管年份干什么？”

“不愿意说，就不卖给你！”

“没见过你这样的农民，年份跟你有啥关系？”

“嫌我是农民？你回吧！”

“清代的。”

“你回吧，不卖给你了。”

“为什么？”

“你嘴里没实话！”

“实话啊！清代的！”

“你回吧！”

“是不是没看准，我再看看。”

“不给你看了，不卖了。”

“实话告诉你吧，元代的。”

“你满嘴跑火车，回吧！”

行家看永庆，永庆不言传。

行家咬牙说：“西周的！给你们每人一万！这下总可以了吧！”

念龙说：“晚了！你明明知道是西周的，为啥不早说？看农民瓜啊，成心日哄！”

行家脸红了说：“咋是成心日哄？古董行道，各人凭各人眼，天上要，地上还。”

念龙说：“我是农民，不吃你那套；我是傻瓜，不是张嘴哄人的奸鬼！”

行家脸色涨红，说：“这是生意啊！闲话少说，你要多少钱？”

念龙说：“一千万！天上要，地上还，这不是你刚说的话吗？”

行家燥了，说：“疯了！想成生意好好说话！”

念龙说：“一千万！”

行家瞪念龙，又瞪永庆，气呼呼地扭身走了。



念龙说：“永庆哥，这就是你请来的行家？就会哄人！”

永庆苦笑一声，说：“反正哄不了你！人家眼力好着呢，说玉凤凰是西周的。”

念龙说：“西周的？跟咱钓鱼台有瓜葛啊！”

强生吃惊，问：“跟咱钓鱼台有啥瓜葛？”

永庆哈哈大笑，说：“念龙想得真美啊！周文王在咱钓鱼台得遇姜子牙，你的意思是玉凤凰是周文王遗下的？”

念龙说：“你不是说这是皇家档次么，难道没可能？只要有可能，真不能卖了！玉凤凰是证明，证明周文王到过咱钓鱼台！”

永庆还是笑，说：“你敢想！真敢想！玉凤凰真要是周文王佩戴的，那就了不得了。有个词儿叫‘天方夜谭’，就是说你……”

话没说完，行家跑了回来，脚步没站稳，朝念龙气喘吁吁说：“在场的，一人两万，卖不卖？”说完看永庆。

永庆看念龙。五个打墓的小伙子也看念龙。

念龙说：“文物局马上就到，你趁早窜得远远的，免得寻你的麻烦！”

行家大叫：“农民就是农民，到手的钱不拿，脑子有病啊，瓜实了！”

念龙看着永庆和五个小伙子，说：“听见没有，人家说咱瓜实了！我已经瓜实了，你几个愿意不愿意瓜实？”

永庆说：“咱不瓜实了，能是农民？本来就瓜实了！”

强生说：“听我叔的，我叔说咋办就咋办。”

永庆跑到村小卖部打电话。时间不长，文物局的人赶来了，专家看了，激动得打战，说：“西周顶级玉器，精美绝伦，国之重器！”

念龙问：“有可能是周文王佩戴的吗？”

专家说：“没有考证，不可妄言。从理论上讲，周文王可能会佩饰这个的。只能说，有可能是他佩饰的，但不确定是他。”

永庆说：“专家，别忘了我们村是钓鱼台，周文王来过的，在这儿见到了姜子牙。”

专家哈哈大笑，说：“你太有想象力了！”

念龙问：“专家，周文王为啥不佩戴龙，而是凤呢？”

专家说：“‘周之兴也，鸷鸷鸣于岐山。’这种叫作‘鸷鸷’的鸟，就是凤凰。周文王‘敬德保民’，故有凤来仪，凤鸣岐山，这个不发达的小方国最

终战胜了强大的殷商。周人觉得这种差别很大的以弱胜强，绝不是一己之力所能为，一定是上天的意志，一定有神力相助。这种幸运，正是源自凤鸣岐山。所以，凤凰形象在西周人那里得到特别的尊崇，就像祖灵一般。”

凤凰是西周人的祖灵啊！

寿星老汉王祖德即将安寝的黑堂出了“凤鸣岐山”的凤凰，大吉啊！文物局奖给七千元，打墓的每人一千元。文物局、老龄委、镇政府联合送给老寿星三台大戏，原计划五天的丧事办了七天，好不风光！抬埋了老寿星，堆垒起坟包，乡党们准备回村。

念龙看看四下，突然喊：“咋回事儿？满地都是眼眼儿！”

王祖德老汉坟头百米远近，布满了锨把粗细的眼眼儿。

有人喊：“鬼打洞！”

永庆说：“鬼咋会打洞？这是洛阳铲钻的探洞！”

乡党们问：“洛阳铲是啥？”

永庆说：“专门探地下宝的，这儿出了玉凤凰，被盗墓贼盯上了。”

念龙说：“还有谁，保准是你那个行家干的好事儿！”